

神圣家族

梁
鸿
著

THE
HOLY
FAMILY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神圣家族

梁 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圣家族 / 梁鸿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86-5731-8

I. ①神… II. ①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230 号

神圣家族

著 者: 梁 鸿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731-8 / I · 74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 · 1

漂 流 · 15

圣徒德泉 · 29

许家亮盖屋 · 48

到第二条河去游泳 · 69

美人彩虹 · 87

肉 头 · 107

杨凤喜 · 127

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 · 149

大操场 · 169

明亮的忧伤 · 193

好人蓝伟 · 215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

躺在草丛中玩狗尾巴草的少年阿清感觉到光影变暗，温度变低，就朝天空望了一眼。他被这云和云的光惊住了，起身就往家跑。

他爹吴振中正在地的另一头给豆角秧搭架子。阿清喊着，“吴振中，吴振中啊，你看，发光的云。”吴振中抬头看了一眼天，说，“憋娃儿，那是要下雨了，我得赶紧把架子搭完，不然就糟了”。阿清风一般地跑回家，喊着母亲杨秀菊，妈——，妈啊——，快出来看。”一手抱着妹妹，在灶台前忙着做饭的杨秀菊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出来，阿清急切地指着天上的云对母亲说，“妈，你看，发光的云。”杨秀菊骂了一声，“作死啊，没看见老子在忙，快来抱妹妹。”

阿清回转身跑了，一路叫着阿里、阿长和阿有。小伙伴们从四处赶来，和阿清一起追逐着天上那块发光的云。

太阳躲在云朵后面，托着巨大的灰暗的云朵，缓缓地移动。不规则的云朵四周金光万丈，照射着吴镇。它的边缘似乎刚好就是吴镇的边缘，它的形状好像就是吴镇的形状，从西北边的河坡到东南的麦田，沿着弯曲空阔的湍水，环绕过去到原野尽头。云下的吴镇四周被笼罩在金色的辉煌之中，中间却是明亮寥廓的灰色。吴镇的房屋、树木、道路，吴镇的清真寺、教堂、拐角楼在这灰色中，仿佛创世之初。

在金光万丈的光芒之中，在吴镇和云朵之间，是一道道闪闪发光的云梯。少年阿清往那云梯处奔跑，想找到它的起点，想爬上去，看云后面神秘的太阳。他跑啊跑啊，云梯就在前边，就在不远处，那光就要照到他身上了，可是，却怎么也跑不到。

阿清拿着个馒头，也不吃，病恹恹地从吴镇走过去。路边的树、天上的云、地上的小蚂蚁、田野里的狗尾巴草，往常他一玩就要玩半天的东西，今天却没心思去玩了。

他走到吴镇北头的清真寺那里，走不动了。他就在清真寺前的石板上躺了下来。他爹吴振中说这个寺有几百年了，比吴镇还早。阿清一直不明白他爹说这个寺时的奇怪语气，好像是在说别人。阿清很想和寺边的海小河玩，可是一看见严肃的、不朝他笑的海小河爹，阿清就有点害怕。

清真寺二楼的高音喇叭正在唱歌。寺边的人们就从家里走出

来，肩上搭着个毛巾，往寺里来了。阿清觉得这歌很好听，他一句也听不懂，可他喜欢这旋律，那么高，那么远，好像要传到天上的云那里，又好像要钻到他心里，钻到最深的地方。有一次他在河坡里躺着，听着喇叭里的歌声，他感觉身边的草、天上的云、河里的水都不动了，他自己也像被定住了。他又不想动，又想站起来跟着这歌声往前走。

白胡须、白帽子的童阿訇走出来，看见阿清，就和他并排坐在石板上。阿清觉得童阿訇一定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阿清，你咋了？”

“我不美了。”

“不美咋不去医院啊？”

“我想听歌，听听歌就好了。”

“那不是歌，是召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叩拜真主。”

“真主是谁啊？”

“真主啊，真主创造了宇宙万物，还养育我们大家。”

阿清糊涂了。

“那，我是谁生的？”

“傻孩子，你是你爹和你妈生的，可是，你想啊，你吃的食物，麦子、玉米、稻谷，你看的天，云彩、星星、月亮，你走的路，灰尘、大树、狗尾巴草，又是谁创造的？”

阿清似懂非懂，他觉得更累了。他只想躺在石板上，看着云朵，沉到歌声里。要是海小河来和他玩，他肯定就好了。

阿清在外面玩累了，回到家里，看到奶奶、婶子们正围着镇

南的村支书吴保国吵架。吴镇分镇南和镇北，阿清家属于镇南。

吴保国说，“把老槐树砍了，这个地方建个广场，铺上水泥，再盖个小凉亭，多美啊，都为大家好。”

奶奶说，“这老槐树都百十年了，多不容易，你说砍就砍了。砍了咱这儿的精气神儿可就没了。”

婶子说，“这树荫凉儿多好，你看，咱们镇上哪棵树有这棵树叶儿阔枝儿深？这以后，夏天搁哪儿吃饭啊？搁哪儿歇凉？”

吴保国说，“以后这儿成凉亭了，弄些景观树，像城里一样，干净整齐的。咋就没地儿吃饭了？咋就没地儿歇凉了？”

奶奶和婶子齐声说，“俺们就想在这棵树下吃饭歇凉。”

吴保国拔高了声音说，“你们这是故意抬杠，找气儿生。”

奶奶又低声嘟囔着，“树要是没了，我也要死了。”想着这些，奶奶又流下了泪，“要是没有了老槐树，那些死鬼们回来咋找着家啊？”

阿清好像没有听见他们吵架，先是坐在树下，玩那个蚂蚁洞，又躺到他平时喜欢的那个大树根上，头伸进树根下面的洞里，睡觉了。

阿清经常在这儿睡觉。他和小伙伴们在这儿玩泥巴玩蚂蚁玩玻璃球，各自盘踞一个树根，讲鬼故事说笑话。夏天中午，大人们搬个竹床，绕着树根，跟着树荫凉儿，吃饭、聊天、睡午觉。阿清们就悬在吊床一样的树根上，悬着悬着，就睡着了。

吴保国带着吴镇木匠张荣生和张昌广父子俩围着树转来转去，研究从哪儿下手锯树。他走到阿清身边，踢他一下。阿清，起来。

阿清没有应声。他弯下腰想把阿清从树根处挪开，阿清抱住树根不放手。

吴保国把阿清扳过来，阿清的脸给树洞里的灰尘糊了厚厚一层，眼睛像个熊猫，眼泪在脸上划下乱七八糟的印痕。看见吴保国身后的张荣生，阿清回身又抱住树根，头、手、脚和他身体的每一部位都紧紧盘着树，就像他也是那棵老树的一部分。

吴保国用力掰开阿清的手脚，把他扔到灰尘里，和张荣生、张昌广继续研究从哪里开始锯。一不留神，阿清从另一边飞快地爬上了树。

“阿清，你下来。”吴保国在下面厉声叫着。阿清只是不理。吴振中、杨秀菊、阿清奶奶和邻居叔叔婶婶听到吴保国的叫嚷声，都慌慌张张跑出来。他们发现吴保国仰着头，像一个被噎住了脖子的鸭子似的，干号着，围着树转圈儿跑。

吴保国让张昌广上去，把阿清抓下来。张昌广往上爬一段，阿清往上爬一段，他朝左，阿清往右，他朝右，阿清往左。两个人像猴子一样，在树杈之间追逐着，越爬越高。

很快，阿清爬到了老树东南方向最外围最高的枝杈上。在阿清的压力下，那根枝杈往外倾斜着，独立出树群，好像要断的样子，却又韧性十足，带着阿清弹跳。张昌广吓得一动不动，下面的人发出一阵阵惊叫声。阿清抱着那细小的枝干，晃动着身体，大幅度地来回摇着，像一个左右开合的扇子一样，弧度不断扩大。

突然，阿清看见吴家老巷子里，老阿长正被李秀娥家的那几头歪脖子鹅撵得乱蹿。那几头鹅很厉害，只要有人从李秀娥家门

口过，就“嘎嘎嘎”地追着人咬。如果有人抱怨，声音很细的李秀娥就会远远地站在后面，很无辜地扯着衣服给大家说，“你看，连我换了衣服，都不认我”。

老阿长狼狈地跑开了，绕到老巷子后面，看到路家门口树上拴着的那头猪，就下到大猪坑里，拿脚狠狠地踢那头胖猪，却摔了个屁股蹲儿，抱着脚乱蹦。

阿清向左看，看见二叔从路寡妇家慌慌张张出来，也不回家，往巷子后面的土坡上去。下了土坡，到河坡树林荫凉处儿站一会儿，又上来，四处张望着，绕到吴镇医院那条路，往家里走。阿清不明白二叔在玩什么花样。

往更远处看，阿清看到了高高低低的房屋，看到小伙伴们在巷道里奔跑着，高声地喊着，看到了吴镇中心小学、初中，初中后面深陷的大操场，操场边的几户人家，然后，就是望不到边的河坡了。他看到了无穷的远和空，看到了光和云，看到了自己，他只是阿清，那无穷远中的一个点。

阿清在树上呆住了。

吴振中躺在树下的竹床上，想等着儿子撑不住了，自己就下来了，结果却把自己等瞌睡了。阿清躺在树中最大的那个树杈上，看着月亮，也睡着了。

清晨起来，阿清蹲在伸得最远的枝杈上拉屎，用带着露水的树叶擦屁股。五点多就起床的奶奶一早就在树下等，看阿清的屎“噗”的一声砸到了灰尘里，就赶紧过来，把屎扫走，扔到门前的

大粪堆上。老阿长从家里偷出馒头，献宝一样拿来给阿清，阿里拿出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阿清买了一份胡辣汤，盛在塑料袋里，飞奔着跑过来。阿清用一个带杈的树枝把那个塑料袋钩了上去。吃饱喝足的阿清像猴子一样爬到那个细细的主树梢，随着树梢来回摇动。

小伙伴们给阿清送来他心爱的弹弓、玻璃球、塑料小手枪、糖纸、火柴盒，又扛来一个破门板，偷来家里的竹席，阿清把门板放在两个树杈之间，铺上竹席，在竹席的一头摆上自己心爱的玩具。

阿清有了一个新家，心里就像有了云有了光，荡漾不已。他觉得，他站在树上，离那发光的云更近了。

就这样，阿清在树上住下了。

十里八乡来赶集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都来到大槐树下，仰着头，看稀奇。卖菜的挑着担子过来看，就有人顺便买菜了，卖百货的推着三轮车过来看热闹，看热闹的人也顺便买了点东西，卖水果、烙饼的，都过来了，人们就近讨价还价，买卖起来。人越来越多，闹哄哄的，老槐树下就像个市场了。

人多的时候，阿清也很兴奋，“噌噌噌”爬上树梢，加大力度，用身体左右压着，树梢就大力摇摆，阿清和树梢一起，像一张弓一样，弹着种种弧度。下面的人发出一阵阵惊讶和赞叹的声音，头跟着阿清左右飘过的方向来回转着。

有时阿清抱着树梢，一动不动，往远处看。他看到卖猪肉的拐腿李在院子里给生猪注水，就大叫，拐腿李，再注水你就更拐

了。拐腿李拿着剔出来的肉骨头，一歪一歪地往树上扔阿清。阿清咯咯笑着，熟练地闪开。骨头掉到了老槐树后面，一只狗飞快地跑过来，叼走了。

他看见活囚人阿花奶奶站在院子里，一身黑衣，肃立着。阿清感觉一股阴森森的凉意从她身上传出来，一直传到自己的脑门上，阿清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吴镇的人们都很敬畏这个古怪的老太婆，连谁也瞧不上的老医生陈先儿在说起她时，也会变得庄重。阿清从来没有见阿花奶奶笑过。阿清奶奶说，你阿花奶奶年轻时犯了天忌，害死了自己的头生子，她就向神发愿，一辈子侍奉他老人家，不穿红戴绿，不吃肉，不和儿女丈夫住一起，自愿把自己囚起来，向神赎罪，做神的传话人。

奶奶每年夏天都要给阿花奶奶送去最好的黑绸布。奶奶说，阿花啊，你是咱们镇的定海神针，你在，神啊鬼啊，就都不敢来了。瘦削笔直的阿花奶奶不说话，浑身清凉，她那样看着阿清奶奶，好像面前的阿清奶奶很矮很小。阿清对谁都不知道怕，连德高望重的童阿訇他都敢去拔拔胡子摸摸头，可是，看见阿花奶奶时，他总是一溜烟就跑，生怕阿花奶奶看透他的坏心思。

吴保国把吴振中找了去。吴振中回来之后，围着树大骂阿清，拿长叉子戳树上的阿清。最后，又低声哀求阿清，说，阿清啊，你要是下来，镇上会奖励咱们钱，你奶能买营养品，你妈也能看病了。奶奶在吴振中后面朝阿清挤眉弄眼，意思是别听他的，杨秀菊也不高兴地嘟囔着，别扯上我。

阿清在树上喊着吴振中的名字，“吴振中啊，吴振中，我看见

吴保国给你钱了，你被收买了。你是个大人，你还被收买。”

人们在树下哈哈大笑。

从此以后，吴振中在吴镇再也抬不起头了。他被他九岁的傻儿子阿清毁了名声。

一天晚上，吴保国拿着雪白的馒头、喷香的羊头肉和碧绿的饮料来到树下，把东西放到最低的那个树杈上。

他坐下来，说，“阿清啊，你不知道叔有多难，叔这个支书多不好干，村里人骂我，我知道。他们说我贪污，我能贪污啥？不就是一肚子酒？一天吃五六次，一顿都得转好几场，我他妈也不想吃啊，我成天胃都肿着。上头也说我，说我不积极，干事儿慢。你说，我能咋着，把咱镇炸了？说得轻巧，他们屁股一拍，升官走了，我还得在这儿啊。”

吴保国好像在给阿清讲，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声音忽高忽下，在树的阴影中回旋。正说着，吴保国腰间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朗声笑了起来，“中啊，中，你说哪儿，我马上过去。”阿清听到了支书腔调里麻辣油香的味道。

吴保国走了，二叔走了过来，愤愤地说，“阿清，你别信你那啥鳖娃儿叔说的，一见酒都迷，一见钱更迷。”二叔靠在树干上，把粗壮的身体摊开，手里却捏着一个小叶子草，转来转去。“阿清啊，你是不知道，你老二叔最近才烦哪。你说，你婶子咋能那样？当年，你婶子可不是这样，我可是费了老劲才追上的。那个破寡妇有啥好？我咋就喜欢她？做人咋恁难呢？”

二叔话说完，发了一会儿呆，叹了一口气，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奶奶搬着个小凳子，气呼呼地从家里出来，坐在那个大树洞旁，抹着眼泪，说，“阿清，你都看见了，你得给我评评理，我对你妈好不好？我把儿子、家都给她，我把财政大权也给她，她为啥对我这样？你爹就是娶了老婆忘了娘啊。奶奶说到伤心处，抽泣着，拍着大腿，呼唤起自己死去的丈夫，我那早死的鬼啊——，你可美了，省心了，你叫我搁这儿受罪啊——”

老树纷披的树杈形成一个弧形的模糊温柔的阴影，无数的叶子随着风微微摇动，发出清脆而细小的呼啦啦的声音。阿清坐在这弧形阴影的最高处，无边的沉默的黑暗笼罩着他小小的身体。

吴保国弄来个升降机，让张昌广站在上面，开始锯树枝。“左边”“右边”，吴保国在下面来回指挥着、咋呼着，树枝“咔嚓”地往下掉。他要吓倒阿清。阿清在树上蹦来跳去，朝吴保国翻白眼吐舌头，把吴保国气得满头大汗。

人们内心忽然有一种慌乱，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收场。有人就过去对吴保国讲，算了吧，就一个小屁孩儿，坚持不了几天的。吴保国的眼神开始游移，但他回不去了。镇上所有人在看着他，他不能输给一个孩子。

升降机司机磨磨蹭蹭，张昌广也磨磨蹭蹭，一天只砍下来几个树枝。吴保国也没有催促，只是每天让机器在那儿轰轰隆隆地响，东砍一枝，西砍一枝。他想让阿清知道，他早晚得下来。

阿清才不管那升降机呢。他抱着最高最细的那枝杈，看阿花奶奶看入了迷。阿花奶奶的院子里有个小棚子，棚子里的条案上放着香炉，香炉前摆着一个很大的观世音像，旁边放着一把把香。阿花奶奶还是那一身黑衣服，面朝院门，肃立着。

进来的人卑躬屈膝，由阿花奶奶引着，净手，燃香，朝观世音菩萨磕头，坐在小凳子上给阿花奶奶讲着什么。阿花奶奶眼睛微闭着，没有任何表情，摇签、看签，嘴巴一张一合。然后，就又闭上眼睛，久久不说话，像入了定。来客给阿花奶奶深深鞠一躬，毕恭毕敬地倒退着出了院子。

阿清被阿花奶奶的神情所震慑，他想看看阿花奶奶的眼睛里到底有什么。他让老阿长把他家里的望远镜偷来，并许诺，等他下了树，他把自己攒的全部玻璃球和糖纸都送给老阿长。

望远镜里的景物飘来晃去，阿清好不容易终于对准了阿花奶奶，发现阿花奶奶嘴巴油亮亮的，正快速地咀嚼着。筷子迅速地上下，一会儿进镜头夹着一大块肉到嘴巴里，一会儿又出镜头，一会儿又进来，又是一大块肉。他往下边看，看见一大盆子五花肉炖粉条，颤巍巍的，正冒着热气。阿清又调了一下焦，他看到阿花奶奶的儿子吴天义、儿媳许俊梅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好几盆菜。阿花奶奶的嘴巴一边吞咽着，一边笑着和儿子说话。看她儿子时的神情和她看阿清奶奶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一样。

突然，阿花奶奶放下碗，站起来，使劲吞下口中的东西，擦着嘴，吴天义、许俊梅也慌慌张张起来，把小桌子往堂屋里抬，把门掩上。阿花奶奶整整衣服，抹抹头发，脸上换了表情，肃立

着，阴森森冷冰冰的。阿清再往院子门口看，发现一个人在敲门。

阿清呆呆地举着望远镜。望远镜里的人来回活动着，燃香，跪拜，敬神，请卦，他都看不见。他眼前白茫茫一片，心里像生病似的，很疼很疼。阿清用手摸了摸眼睛，才知道自己哭了。

他又往院子里望，那人已经不见了。阿花奶奶正走到条案边，拿起留在条案一角的钱，数了数，撩开黑衣服，露出松松垮垮的白肚皮，刺得阿清眼睛疼。她从黑裤子最里面翻出一个小口袋，掏出小口袋里面的钱，把这钱放上去，又仔细数了一遍，才又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把衣服盖好。

阿清浑身发软，只觉得头晕、想吐，远处的湍水他不想看了，树他也不想爬了，他从那最高的枝杈上下来，躺在门板上，一动不动。那朵一直在他心里移动的云没有了，那光和云梯也找不着了。

睡完午觉的吴保国又来到树下，大声叫着阿清。阿清一动不动。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奶奶搬着小凳子过来，坐在树下，又给她的宝贝孙子诉说她一辈子的苦。

那些赶集的、看热闹的人在中午过后都慢慢散了。大槐树下，只有孤独的奶奶和树上的阿清。

傍晚的时候，老阿长来到树下，噌噌噌爬上树，喊着阿清，让阿清看那天边的火烧云。阿清一动不动。阿清闭着眼睛，平躺着，眼睛里满是水。门板旁边的绿色枝条伸到他的脸上、身体上，像是把他给盖住了。他推了推阿清，阿清还是不动。老阿长号叫了起来。